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0004

非遗资源有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优化

刘文良^{1,2}, 马雪寒¹, 谭珊琦¹

(1.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00)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的思政基因和潜质, 可以让高校“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使命得到更好落实。当前非遗资源融入高校育人仍处于探索阶段, 尚存在适应思政教育本体的非遗资源梳理和提炼不够深入、非遗传承与高校人才培养协同机制不健全、高校利用非遗资源育人的“专业性”准备不充分等问题。非遗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的结合, 是一场文化与教育的双向奔赴。优化非遗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 可以以非遗进教材为突破口, 激发非遗思政元素教育本体的内在驱动力; 以非遗进课堂为切入口, 强化非遗资源思政教育的教学新矩阵; 打造校园非遗数字博物馆, 深化非遗资源思政教育的多模态沉浸体验; 组建非遗传播传承社团, 拓展非遗资源思政教育的深度广度。

关键词: 非遗资源; 高校思政教育; 非遗教材; 非遗课堂; 非遗数字博物馆; 非遗社团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5-0067-09

Study on the Optimisation of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IU Wenliang^{1,2}, MA Xuehan¹, TAN Shanqi¹

(1.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2. Hunan SANY Industri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410100, China)

Abstract: Introduc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 into campuses and exploring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s can better fulfill universities' miss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culture". At present, the integration of ICH resources into university education remains exploratory, facing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depth sorting and refining of ICH resources tailored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adequate synergistic mechanism between ICH inheritanc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in utilizing ICH resources to educate students. The combination of ICH resources and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culture and education. To optimise this integration, universities can take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using ICH-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as a breakthrough to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ICH'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corporating ICH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o strengthen the pedagogical matrix, establishing a digital ICH museum on campus to deepen multimodal immersive experiences, and forming ICH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student associations to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收稿日期: 2025-04-3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非遗资源融入设计学研究生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2022JGSZ081)

作者简介: 刘文良, 男, 湖南湘潭人, 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艺术设计。

education through ICH.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CH-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ICH classroom teaching; digital ICH museum; ICH student associations

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生存所需的原生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甚至颠覆性变化,非遗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和传承困境。与此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环境,身处互联网信息海洋的大学生,其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难以落地”的困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1],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2],非遗传承与高校育人相辅相成、协同发展,是解决前述“双重困境”的科学路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是一本内容鲜活的教科书,是一堂地域鲜明的乡土课,将包括“非遗”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高等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也是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自觉传承民族精神根与魂的需要。将非遗纳入高校育人工程,融入人才培养,挖掘和利用其思政基因和潜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高校立德树人使命中将得到更好落实^[3]。近年来,“非遗进校园”的倡议得到广泛响应,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积极影响。然而,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双向奔赴”工程,非遗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在现实运行中还存在多方面的困境。适应思政教育的非遗资源梳理和提炼不够深入,非遗组织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尚不健全,高校引入和利用非遗的“专业性”准备不充分,这些对非遗入脑入心融入思政教育形成了一定阻碍。非遗资源真正融入高校并发挥实实在在作用,需要非遗组织、政府、社会 and 高校统筹考虑,将其作为一项重大的传统文化传承和立德树人工程来实施和完成。

一、以非遗进教材为突破口,激发非遗资源思政教育的内在驱动力

教材是课程教学的核心载体,也是立德树人

的关键依托。非遗进教材,不仅是非遗文化的一种知识呈现,同时也是非遗教育价值的重要彰显。从思政教育角度来说,非遗进教材,就是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在非遗知识有机融入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思政元素如盐入水般地融入教材的字里行间,将非遗资源与思政教育内容巧妙地融为一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探究欲望。

(一) 真实与特色并举,引领学生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非遗进教材,要确保教材内容的真实性与特色性。非遗教材内容的真实性,包括历史真实、技艺真实和文化真实。非遗教材应该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客观介绍非遗项目的起源、发展、技艺传承等方面内容,不能歪曲、夸大、虚构。非遗项目通常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民族传统、地域特色等文化内涵密切相关,非遗教材应该尊重这种文化的独特性和真实性,避免将非遗简单地归结为某种文化特征或符号,而忽略其背后的复杂历史和文化背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非遗教材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展现非遗项目的原始形态,将那些传统技艺和文化精髓娓娓道来,比如配备精美的图片,让学习者能够直观地欣赏到非遗的美丽与精致。非遗教材的真实还包括善于区分事实真实和故事传说,非遗发展过程中自身沉淀形成的传说同样属于真实范畴。

非遗之所以独特,不仅在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于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它像是一部流传千年的历史长卷,每一笔、每一划都刻画着特定地区的文化印记和独特风情。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是一部生动的史诗,诉说着一个地区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编写非遗教材时,需要深入探寻每个项目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如同考古学家挖掘古迹一般,细心地梳理每一个细节。不仅要了解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还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比如说传统舞蹈类国家级非遗“土

家族撒叶儿嗬”，作为土家族的一种民间信仰和丧葬仪式，其歌词和舞蹈充满了乐观和积极的气息，体现了土家族人民面对死亡时的豁达和坚韧，鼓励人们珍惜生命，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通过这一仪式，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更加珍惜生命，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传授这样的非遗项目不仅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更能够让他们深入了解特定非遗项目的历史脉络和特色内涵，从而激发他们探索非遗的兴趣，更加深刻地坚定文化自信。

（二）科学与实用并重，强化学生自觉参与非遗保护的能动意识

非遗进教材，要确保教材的科学性与实用性。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客观中立的编写立场、内容要素的准确性上，非遗教材应尽可能涵盖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包括历史渊源、传承人、技艺、文化内涵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图谱体系。在编写过程中，应对非遗项目进行客观描述和评价，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同时，非遗教材中的数据、术语、引用等应经过严格的核实和审查，确保准确，对于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时间等，应进行严谨的考证和校对。对于一些传统的非遗技艺，有必要结合现代科学知识进行解释和阐述，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比如讲授传统技艺类国家级非遗“浏阳花炮制作技艺”时，就必须强调安全环保意识。随着社会对环保和安全的日益重视，浏阳花炮也研发出了无烟烟花、冷光烟花等高科技新产品，以达到安全可靠无公害的要求，这不仅反映了其创新能力，也显示了其对社会发展趋势和人们生活品质提升的积极回应。

实用性在非遗教材的编制中同样非常关键。教材的实用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教学功能上，更要深入到激发学习者内在兴趣与动力的维度。当教材不再停留于纯粹理论知识的传授，还结合实际操作作为学习者提供一步步清晰的步骤说明时，学习者的参与感便会油然而生。非遗教材应包含一定的实践环节，如手工制作、技艺传承、实地考察等，通过亲身参与和实践，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非遗技艺，亲手制作出非遗衍生产品；这种成就感和随之而生的热爱是无可替代的。学习这样的教材，学生不仅能够掌握非遗的知识，深化

对非遗文化的感知和理解，更能通过实际操作强化自己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主观能动性。

（三）传统与现代结合，培育学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维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璀璨明珠，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教材设计中，需要我们如同巧夺天工的匠人，精心地将这些传统非遗资源与现代教育理念相互融合，以期让学生在品味传统文化馥郁芬芳的同时，更能够深刻领悟现代社会的正能量价值观。非遗教材编写，在保留传统非遗的原始特征时，还可以探索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应用，鼓励学习者在深入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勇于挑战旧有的框架，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指引学生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工艺融入现代产品中，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艺术品。这种跨时代的对话与交流，有利于让古老的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为思政教育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非遗是依靠传承而得到保护的，本身就存在与时俱进的基因。以陕北秧歌为例，在他者介入的艺术表达中，其由原本的酬神舞蹈演变为有娱乐气息的民间舞蹈，进而发展为政治舞蹈及文化符号^[4]，在现代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发展语境。一本优秀的非遗教材，在保持非遗原始韵味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与时俱进的特性。翻开这样的教材，仿佛置身于一个绚丽多彩的时代交汇点。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交相辉映，古旧的舞蹈动作中或许融入了街舞的元素，古老的民间故事被重新演绎成动画或电影。这样的融合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探索，使得古老的非遗项目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这也是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意识和激情。

（四）知识与趣味相统一，提升学生学习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非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价值，知识性是非遗教材的根基。然而，单纯的知识堆砌并不足以吸引读者，趣味性是非遗教材能否受到欢迎的关键因素。通过编织生动的故事、展示有趣的案例、运用形象的插图等方式，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畅游非遗知识的海洋,感受学习的乐趣,不仅提高学习兴趣和动力,更让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转化变得鲜活而有趣。

非遗教材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创新的办法融通起来。从知识呈现方式上来说,编写非遗教材时,可以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非遗文化以更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学生。通过故事化、创意活动、图文并茂、跨学科整合和角色模拟等方式,让他们在愉悦的氛围中了解和传承文化遗产。当然,趣味性的提升并不意味着牺牲学术性和深度。相反,其要求教材编写者在保持内容严谨的同时,巧妙地将复杂的概念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图文形式。在展现某项非遗制作技艺时,要充分发挥艺术疗愈的魅力,将晦涩的文字知识解说转化为图、文、视频等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当非遗教材展现剪纸技艺时,可以将游戏化体验融入教材。在教材中引用数字信息技术,一幅剪纸作品呈现在教材中,用移动端设备比如手机对其进行扫码,即可转化为可视化、可交互的数字图案,让书本中的剪纸图案模拟开放、闭合等植物状态,以这种特殊的形式达到心灵“治愈”的疗效;还可以在教材中进行普适性图案呈现,设计三组花的图案纹样以前进式游戏化形式进行,每一步均设计相应的玩法与步骤图,彰显非遗的现代“空间转译”玩法。

二、以非遗进课堂为切入口,强化非遗资源思政教育的教学新矩阵

非遗进课堂是高校利用非遗资源优势构建“大思政”的上佳方式。资源条件良好的高校可以开设专门的非遗专业,带动整个学校的非遗文化氛围;不具备开设非遗专业条件的高校可以开设与非遗文化相关的专业课程或通识课程,也可以开设“非遗进校园”美育公选课,通过相对系统的课程教学,让学生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家国情怀。

(一)明确目标定位,寻求非遗与思政多维驱动耦合

“明确课程特性,找准培养目标,分类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是有机融入各类思政要素,切实形成育人合力,提高课程思政成效的关键。”^[5]以

设计学科为例,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设计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思考凝聚点应当聚焦到非遗思政资源与元素如何积极有效赋能社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上,以达成非遗与思政的驱动耦合。非遗资源融入高校课堂,一般来说,需要达成四个方面的目标:一是了解非遗历史和文化内涵的“知识目标”,二是尊重和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目标”,三是积极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态度目标”,四是学习和实践特定非遗技艺或表现形式的“技能目标”。归结来说,非遗进课堂旨在让学生在接触和了解非遗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中汲取智慧、提升修养,锤炼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实现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

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来说,非遗课程的目标主要是通过非遗知识技能传授和项目研究,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一是弘扬民族精神。通过学习非遗,了解和认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二是增强国家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非遗知识学习,强化大学生对非遗的社会动力认知,促进文化多样性传播,增强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通过非遗学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湘西十八洞村的特色苗绣产业企业与中车集团和湖南工业大学共同开发系列文创产品“绣高铁”,以苗绣的形式绣制高铁模型,被当作“国礼”送到友好国家,受到一致好评和赞誉。如果刺绣类非遗课程通过这样的真实案例进行教学,可以显著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强化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自觉意识。每一个非遗单元的教学,不强求全面达成思政教育目标,但一定是结合非遗课程内容,达成非遗元素与思政教育的驱动耦合,形成设计教育与非遗思政主体的内在生命力。

(二)锤炼课程内容,促进学生审美升维与共情认知

在构建课程内容时,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而有机的知识框架,在教学中提升学生在非遗维度

的审美升华, 增强大学生群体对于非遗的情感认知和共鸣。首先, 非遗的基本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它能让学生对非遗形成一个初步的认知; 其次, 探讨非遗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作用, 帮助学生理解非遗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紧密联系; 再次, 分析非遗与当代社会的联系, 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非遗的当代价值, 增强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责任感。非遗课堂内容的组织需要涵盖非遗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技艺特点等, 同时还要注重与非遗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问题的关联, 从而实现对话古今。

在选择教学内容时, 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的兴趣和需求为导向, 促进其审美升维与产生共情认知。其中, 不仅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 更要注重内容的代表性和教育意义。可以采用模块化设计, 将课程内容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模块。例如, 可以设置非遗基础知识模块、非遗技艺体验模块、非遗文化研究模块等。每个模块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 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这种模块化设计不仅能提高课程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也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教师要像探险家一样, 深入非遗的矿藏, 探寻那些能够反映非遗核心价值的内容; 经过精心挑选和整合的教学内容就像一串珍珠项链, 每一颗珍珠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课堂上还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进行探讨, 这样不仅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非遗知识, 更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 以此将学生的情绪感知与非遗的内在价值相连接。

(三) 创新教学手段, 激活多感官交互融通效应

非遗进课堂, 创新教学手段至关重要。教师可以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多感官交互融通、实践操作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营造积极互动的学习氛围,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使非遗资源与思政教育融合得更加紧密、更加自然。

首先, 创新授课方式。通过情境场域模拟, 在沉浸式学习中提升思想境界。可以将非遗技艺融入故事中,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介绍非遗技艺的背景、历史和特点; 适当布置教室或场地, 模拟出与非遗技艺相关的真实场景, 让学生扮演

非遗传承人、游客、观众等角色, 通过表演的方式展示非遗技艺的精髓,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非遗文化的特色和匠意;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非遗技艺的实践活动, 如剪纸、泥塑、绣艺等, 让学生亲自动手制作并与他人交流分享心得; 以竹编为例, 准备好相应工具, 学生亲身体验选材、染色、编排、修剪到成品制作的各个流程, 从而获得更高精神层面的治愈力; 还可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 打造沉浸式场景体验, 将学生置身于一个虚拟的环境中, 通过可穿戴设备对其进行多感官、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全场景、全向度的刺激, 对竹编的各个环节、流程进行可触点的点击设计, 打造真实的竹编体验感, 在丰盈与扩充体验着非遗技艺知识的同时, 实现艺术疗愈的思政功效。

其次, 强化技术支持。非遗的原生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非遗的热情乃至激情, 非常有必要用现代技术浸染独特的非遗文化。通过视频、音频、动画等多种形式展示非遗文化, 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非遗技艺的流程和关键点, 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将现实世界和虚拟元素相结合, 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立体的学习体验, 身临其境地感受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和特点, 继而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共鸣; 利用智能辅助教学系统快速处理学习数据, 对细微的学习动作进行捕捉与解读, 从而洞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对学生答题进行精确统计和深度分析, 也有助于掌握学生在哪些知识点上存在理解偏差或记忆模糊, 进而针对性地指出其学习难点, 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策略。

三、打造非遗数字博物馆, 深化非遗资源思政教育多模态沉浸体验

高校建设非遗博物馆, 可以较好地解决高校育人中非遗资源不充分的问题, 弥补非遗课程资源有限的不足。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数字身份越来越指向“虚实共生”, 实现虚拟出场与现实在场的统一^[6]。建设非遗数字博物馆可以在有限的时空内汇聚丰富的非遗素材和资源, 为师生提供更加全面的非遗资料, 更加充分地把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去接触、了解非遗文化, 拓展思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一) 多维采集优化展陈非遗信息

打造校园非遗数字博物馆,数据采集是基础性的关键工作,包括高清晰度的图像、文字、音视频等素材的多维度信息采集。数字化采集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一种创新的传承方式。非遗数字化采集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它要求专业知识、技术支持和文化敏感度的有机结合。在推进非遗数字化采集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维度。首先是“真实性”维度。进行数字化采集时,要尽可能地保留非遗的原貌和原始环境。这不仅涉及对非遗表现形式的精准记录,还包括对其背后文化内涵、历史脉络以及社会价值的深入挖掘。为此,采集团队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 and 敏感性,善于捕捉非遗项目中的每一个细节,无论是技艺流程、材料选择,还是传承人的情感表达和文化解读。其次是“系统性”维度。非遗项目往往是复杂的文化现象,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相互关联且具有整体性。在数字化采集时,不能仅仅关注单个元素或者片面内容,而应该将其放置在更为宏观的文化体系中进行考察。这就要求采集工作不仅要有宽广的视野,还应该有系统的规划和方法论指导,确保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被充分理解和记录。再次是“可达性”维度。数字化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人接触到非遗资源。在采集的同时,还需要考虑采集的内容与互联网、移动应用等新媒体平台的相容性,这样不仅能让公众便捷地获取信息,也能增加非遗的可见度和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作为协同育人的重要阵地,如何进行展陈设计也是高校非遗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关键。“大多数展览,被聚集在一起的物件并非为了它们单纯可见的外形或是它们并置的效果,而是因为这些物件被嵌入一个我们希望它们述说的故事。”^[7]高校非遗数字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展示空间,更是一个生动的故事讲述者,不仅要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要借此传达出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历史记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风采。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数字博物馆需紧密结合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导向,以数字叙事性呈现为主,确保所传递的价值观与国家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关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弘扬,让观众感受到时代进步的力量。在展陈内容的编排上,要巧妙地融入爱国主义情怀,让观众在欣赏非遗之美的同时,感受到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与荣耀;同时,通过展示非遗项目中的集体智慧和协作精神,强化集体主义观念,让观众深刻体会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二) 数智渗融提升非遗出镜效果

打造校园非遗数字博物馆,技术的运用与创新是其核心所在。非遗数字博物馆需要汇聚众多尖端的科技手段,如精细入微的3D扫描技术,可以用来捕捉复杂手工艺品的精细结构,让那些古老而神秘的物件仿佛触手可及;虚拟现实(VR)能构建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桥梁,用户可以“走进”一个古老的手工艺品制作工坊,或者在一场传统节日的庆典中“穿梭”,被引领至那些遥远而迷人的历史场景之中。增强现实(AR)则如同一位魔法师,为非遗项目披上一层奇幻的面纱,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多媒体制作与云存储的结合,更是让非遗的瑰宝得以在云端翩翩起舞,跨越国界,跨越语言,让全球观众共享这一人类文化的盛宴。这些技术的交融与碰撞,为非遗的传承插上了翅膀,让非遗项目超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让那些曾经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记忆变得栩栩如生、触手可及。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潜移默化的工程,学生的自觉参与是最有效的途径。在思政教育的互动层面,数智技术展现出了无比的魅力和潜力。数字博物馆可以巧妙地融入多种互动元素,让每一个参观者沉浸其中,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触摸屏技术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直观且互动的探索平台,轻轻触碰,各种关于非遗项目的详细信息便跃然屏上。这些信息不再只以冰冷的文字和数据出现,更多的是以可视化的符号、生动的图像、流畅的视频和悦耳的声音呈现出来,让学生仿佛置身于非遗文化的真实世界中。利用交互式多媒体技术,可以将互动体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观众走过特定的展区时,多媒体设备会自动识别并播放与该展区相关的视频、音频和图像,让观众行走之间便能深入了解非遗项目的来龙去脉。另外,数字博物馆还可以充分利用数智技术设计一系列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参与环节,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传统工艺品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在不经意的挑战中学习传统工艺品的制作技巧和方法。同时,利用网络平台与非遗传承人的实时对话功能,学生还可以直接与传承人进行交流和互动,接受更接地气、更具亲和力的非遗精神教育。

(三) 强化体验激发非遗情感共鸣

推动“个人定制”服务,深化用户体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一座独特的花园,兴趣与需求在其中绽放着各自的光彩。非遗数字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展示空间,更是一个充满智慧与情感的互动平台。为了让每一位访客都能在这片文化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非遗数字博物馆需要致力于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服务。大数据可以通过细腻分析用户的浏览轨迹、停留时间和点击习惯,为用户量身打造出独一无二的非遗探索之旅。如果受众钟爱江南水乡的温婉与细腻,非遗馆便会自动推荐那些如诗如画的传统工艺与习俗;如果受众热衷于北疆大地的雄浑与壮阔,那么非遗项目中马背上的舞蹈和豪情壮志的歌谣便会定向发送。当然,非遗数字博物馆的个性化服务远不止于此,它还应该为用户提供更加广阔的自定义空间,让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自由规划探索的路径。用户既可以穿梭于不同的地区,感受各地非遗的独特魅力;也可以聚焦于某一类别,深入了解某一非遗项目的历史与传承。每一次点击、每一次选择,都是对非遗文化的一次深度触摸和对话。而这种深度参与和互动,无疑为用户的访问之旅增添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教育为经娱乐为纬,激活共鸣效应。教育是非遗数字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但单纯的知识传递可能会使体验变得枯燥。为了打破这一僵局,非遗数字博物馆需要巧妙地融合教育与娱乐,打造一种既富有启发性又具有趣味性的学习体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博物馆可以巧妙地融入游戏化元素,将传统的知识传递过程转化为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冒险与挑战。这样,用户进入博物馆的数字空间后,不仅可以浏览丰富的非遗展品,还可以参与各种引人入胜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是解谜游戏,也可能是知识竞赛,或者是技能比拼。每一个挑战都围绕着非遗项目展开,要求用户在探索与尝试中掌握相关知识。以解谜游戏为例,博物馆可以设计一系列与非遗项目紧密相关的谜题。这些谜题既可能是关于某个传统工艺品的制

作流程,也可能是关于某个地区非遗文化的历史背景。用户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逐步揭开谜题的面纱,最终找到答案。当他们成功解开谜题时,不仅可以收获成就感,还能解锁更多的背景知识和虚拟奖励,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了非遗文化的魅力,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

四、组建非遗传播传承社团,拓展非遗资源思政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非遗传承,根本在于人。思政教育,最根本的同样在于人。强烈的文化自觉,是非遗传承和思政教育共同的密钥。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本民族文化有正确的自我认识,并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8]。如何让感悟非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比较直接而有效的方式便是组建非遗传播传承社团。社团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第二课堂,让团队磨合成为解构非教师教学模式认知思维的固有偏见,充分彰显设计与科技融合下的创新教学矩阵新范式,高校非遗社团的重要功能在于在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过程中提升立德树人成效,并由此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重要场域。

(一) 以艺术疗愈为指向,在情绪驱动中促进学生与思政教育的和谐应答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水平是大学教育任务高质量提升与发展的重要彰显与见证所在,在艺科融合背景下,如何让非遗思政元素恰如其分地融入大学生非遗社团思政性的第二课堂中,需要多方协同提升大学生在情绪维度下对自身探索的疗愈与洞察,重新解构当下思政教育的设计教育观,以艺术疗愈为基本指向,从感官艺术疗愈、行为艺术疗愈、精神艺术疗愈中汲取艺术疗愈的内在营养,让情绪赋能大学生的内在价值,让不可见的隐喻性意识转化为可见的物化形式。

非遗社团可以通过绘画、设计、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或表现形式的艺术媒介,以非语言和象征性的意向投射到某项非遗技艺的测验方式中,充分发挥多重维度下的感官情感释放,提高大学生情感表达能力,促进大学生与思政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的和谐应答,提升共情性、贯通大学生心理结构与设计审美的升维。以益阳油纸伞主题为

例,非遗社团活动中,可以以情境场域理论为指导,将油纸伞的制作工艺以视觉图形化、信息可视化的形式进行符号解构,增强大学生对油纸伞的视觉感知,从而激发起大学生个体内心潜意识的强共鸣性,促进大学生心理能量与情绪体验的双向流动。同样,还可以将“雨中人”体验用于艺术疗愈与非遗社团的结合中。“雨中人”体验即以绘画为根本,以指导语“请大家闭上眼睛来想象你正处于雨中是种什么样的体验”为牵引,将雨、风、雷电想象为压力,将油纸伞想象成应对压力采取的行为方式,让参与者进行沉浸式全身心体验,让设计思维赋能非遗社团无限的设计动力,创新非遗社团与非遗思政教育融合创新的协同方式,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创新的形式让学生在这片非遗的沃土中汲取营养,让他们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

(二)以文化转译为驱动,让学生在叙事体验中升华非遗语义的内在生命力

在非遗社团的活动中,融入思政教育内容,以此开展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育人活动,是一种既传统又创新的教育方式。“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非遗’既可以作为优质教学资源进入课堂教学,又可以作为有效教育载体进入实践教学。”^[9]文化转译本属于语言学范畴,是指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而现在多学科阶层的跨越式交叉融合使得文化转译在艺术设计领域得以创新发展与应用。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呈现和传播形式,文化转译为非遗融入思政教育搭建了通畅的桥梁。以江苏苏州国家级非遗桃花坞木版年画项目为个案,非遗社团可以通过图像叙事将语言中所承载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进行打散、分解、重构、再创造,对桃花坞木版年画进行独特的叙事语言转化,在现代语境下通过数字技术将其造型、色彩、图案、纹样、材质等外延语义和代表吉祥如意、美好情感的内涵语义与非遗联结,基于互联网平台,将数字小游戏集成到APP、小程序或H5网页中,充分彰显数字时代的艺术魅力。如将桃花坞木版年画通过颜色填充,找不同、找相同的数字互动游戏进行微交互端的体验,让大学生通过扫描移动端QR码来实现内容编辑,并可在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并传播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相关知识,

以此达到大学生群体祈福祝愿的目的,克服非遗知识“硬传播”遭遇的困难,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叙事形式演绎桃花坞木版年画在当代语境下的时代再创性魅力。

青年大学生群体是当下新质生产力人才中的重要一角,在非遗文化资源的传承中更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与跨学科跨文化交流的多元品质,开展系列主题性非遗文化社团活动可以增强当代青年自身在非遗传承中的核心竞争力。主题性文化转译育人活动的开展,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更让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接受深刻而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同时,活动也为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和交流平台,在拓宽视野的同时锻炼多方面的能力。

(三)以微更新微交互为基石,强化非遗社团空间育人“和合共生”营造

学校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等是学校推动非遗社团永葆活力的重要场域,以学校公共空间广场为代表的微更新能以其独特的校园、空间属性成为链接校园更新与社团治理的新实践载体。以贴近日常性的非遗社团自然生发力量助推大学生广泛参与,以微交互的装置或艺术形式赋能高校非遗社团的外在助推力度,可以促进高校大学生非遗社团的多元性、可记忆性、典型性、适用性,更好地耦合高校非遗社团自治的治理模式。

高校非遗社团微更新的核心在于强调以人为本的空间构建与公共空间激活,让艺术介入高校公共空间,让非遗资源永驻高校公共空间。以国家级非遗醴陵釉下五彩为例,非遗社团可以开展一期关于此非遗项目的专题校园公共空间微更新,让数字技术赋能微交互互动形式,焕发醴陵釉下五彩的时代魅力,促进其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互助共生,提高协同共治力,增强大学生在日常性中与非遗的强链接性。具体来说,非遗社团可以将釉下五彩的草绿、海碧、赭红、玛瑙、艳黑五色融入学校文化广场的公共空间,在此场域以釉下五彩的制作工序设置交互装置。比如将其九种经典瓷瓶,即凤尾瓶、观音瓶、盘口瓶、葫芦瓶、梅瓶、方肩瓶、琵琶尊、撇口瓶、捧缙瓶以艺术装置的形式置于学校文化广场中,配以音乐、解说、扫码等多感官互动的形式增强大学生置身在內的沉浸式享受。以数字化为依托,增强可触模式在

非遗展示中的传播效能,将智能可穿戴设备置于广场公共空间中,打造全方位、全向度、多功能、多层次的全向性、全情景式的交互新体验,赋予非遗资源、非遗社团在高校以广场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微更新微交互的新能量,为非遗文化创新性融入高校育人提供新的途径与方式。

在华夏大地的深厚文化土壤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宛如璀璨的明珠,流淌着千百年的岁月痕迹,凝聚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智慧与情感。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文明的传承者。“这些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技巧、为人处世的哲理、治国理政的智慧,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浸润于中华文化的每一个根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0]挖掘、梳理和提炼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是高校高质量实施“以文化人”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从小在特色鲜明的人文环境下得以熏染,具有扎实的乡土文化底色与精神根基,对于人的一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1]将无价的非遗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巧妙结合,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与传承,更是为现代教育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活化了高校思政教育的途径和手段,将高校思政教育引领至一个新的高度,为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新时代人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非遗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的结合,是一场文化与教育的双向奔赴。高校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将非遗资源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让非遗成为连

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也让非遗成为连通生活与精神的桥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非遗的光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2024-05-18].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3447.htm.
- [2]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4-05-1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 [3] 刘文良, 张午言. 非遗传承与高校育人协同发展策略研究[J]. 大学教育科学, 2022, 13(2): 75-82.
- [4] 麻国庆, 朱伟. 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28.
- [5] 郭瑾莉, 朱伟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高校课程思政的理论侧重与教学实现[J]. 中国大学教学, 2023(8): 62.
- [6] 黄铭心.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数字身份的构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4): 89-94.
- [7] VERGO P. New Museology (Reaktion Books-Critical Views)[M].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91.
- [8] 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76.
- [9] 刘倩.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0): 92.
- [10] 赵书军. 非遗之美蕴育文化自信[N]. 中国文化报, 2020-06-23(4).
- [11] 甘咏梅. 乡土艺术的传承与地方高校的责任: 以非遗保护视野下岭南姑娘歌的传承探索为例[J]. 艺术评论, 2019(5): 177.

责任编辑: 陈璐